

總統府新聞稿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典禮，並應邀致詞。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召開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海內外院士在盛暑中齊聚一堂，籌謀國家未來學術、科技、文化與教育的發展，個人要在此向各位院士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個人在台北市長任內，經常有機會到中央研究院，向李院長及許多學術先進請益。每一次到中央研究院，除了發現院區因美化而時有改變，內心還有一種接近知識的純真喜悅。尤其在過去幾年，中央研究院在李院長的領導之下，有許多令人振奮的突破與成就，許多領域的研究成果普獲國際學術界的肯定，顯然已達到國際的先進水準。還有許多領域也都能見賢思齊，不以領先於台灣學術界而自滿，反而積極尋求與國際學術界對話，冀望對人類知識的生產與累積有所貢獻。個人相信，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不論在數理、生物或人文方面，未來一定還有卓越的發展與突破。這幾年我們常聽到有關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爭議，中央研究院的許多研究，雖然根植於在地經驗，取材於本土實證，但因這些研究有其普遍價值，對開發人類新思想，累積人類新知識有所貢獻而獲得國際肯定。這些研究說明了

國際化與本土化其實是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的。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負有領導、聯絡及獎勵國家學術研究的重責大任。社會對中央研究院有高度的期待。個人以為，中央研究院除了繼續發揮我國學術文化火車頭的功能，繼續積極代表國家學術團體參與國際學術組織，還可以積極與國內學術與教育機構合作，共同提昇台灣整體的學術水準與文化素質。在這方面，中央研究院過去幾年的若干措施，諸如主動開放資源，與國內大學與研究機構簽訂合作計畫，鼓勵國內學者來院從事短期研究，設置年輕學者著作獎，評選國家研究菁英演講會主講人，結合大學培育不同領域的博、碩士高級人才等，不僅拉近了中央研究院與國內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距離，對厚植國家學術人力更有深遠的影響，特別值得肯定。

我們為中央研究院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在世界的經濟型態逐漸走向知識經濟的時候，學術與教育正是國家整體「向上提昇」的關鍵環節。我們盼望中央研究院不但能夠不斷吸收培育世界級的學術大師，也能為國家社會，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最後，敬祝會議圓滿成功，各位健康愉快。謝謝。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開幕辭

李遠哲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日

各位貴賓、各位院士、各位評議員、各位同仁：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從今天開始一連舉行四天，遠哲謹代表中央研究院誠摯歡迎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出席今天的開幕儀式；同時對各位院士不辭辛勞、不畏溽暑共襄盛舉，出席本世紀最後一次院士會議，遠哲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央研究院之有院士會議，已經有五十餘年的歷史。第一屆院士是在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時局動盪中經選舉產生的，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南京召開第一次院士會議。第二次院士會議則由於大陸變色，一直要到九年之後——也就是民國四十六年四月——才在南港召開，當時出席的院士共有九人。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總人數已達一百九十三人（當然，這個數目過幾天還會增加），今年參加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的國內外院士更達到一百四十九人，是歷次院士會議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倉皇辭廟，中央研究院隨政府遷台的只有一個半研究所（其中較完整的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另外半個則是數學研究所）。五十年之後，本院目前已有二十五個研究所及籌備處，另

外正在規劃的還有心理學、政治學、法律學等幾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這樣的規模是遷台之初難以想像的。從民國十七年在南京草創，到三十八年遷台並在南港落地生根，七十二年來許多碩學大儒曾經為中央研究院耗盡青春，奉獻心力。本院之有今日的規模，國家學術文化之有今天的發展，是一代又一代學術菁英焚膏繼晷、殫思竭慮的結果。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行院士會議，回想中央研究院七十多年來走過的歷史，前輩學人堅持學術自由、追求科學真知的精神，確實令人感佩。

遠哲自民國八十三年接掌中央研究院以來，所思所想不外乎如何進一步落實並發揚這樣的精神，為中央研究院營造一個可以自由討論、充分開放的學術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裏，學術才可以在良性的競爭中飛躍提昇，中央研究院才有機會在開拓及累積人類知識方面積極貢獻。值得告慰的是，在同仁認真努力之下，過去幾年中央研究院在各個學術領域都有長足的進步；如果不安自菲薄，若干領域其實已經和世界先進學術界並駕齊驅，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

學術和其他行業一樣，要有所長進或突破，必須擁有大量的優秀人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各自的學術領域裏都有傑出的成就。最近幾年，海外院士絡繹回國，在院內或其他大學工作的人數日漸增多，國內學者因長期獻身學術且研究成績卓著而當選院士的比例也逐漸增高；目前在國內的院士已有五、六十位之多，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對提昇中央研究院乃至於我國整體學術研究的水準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在遠哲的邀請之下，過去一年又有好幾位院士及重量級的學者加入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遠哲希望，未來還有更多的院士能夠回國服務，同時也期待更多的國內學者以卓越的學術研究當選院士，共同為提昇本院及我國整體的學術表現而努力。

過去一年台灣發生了幾件大事。去年的九二一集集震災震驚國際，災情為百年來台灣自然災難史上所僅見。震災發生已經十個月，災後重建的工作千頭萬緒，至今仍然未竟其功，災民的痛苦仍未解除，心靈的傷口更難撫平。遠哲因社會各界的期許，不得不挺身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災後重建的工作略盡綿力。即使如此，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仍不敢稍有怠懈。在院內學術與行政主管以及許多同仁群策群力的協助之下，院務非但並未偏廢，反而日有進境，各項規劃中的學術及行政工作都能順利推展，並按既定的目標陸續進行或完成。

台灣的自然生態固然因震災而產生驟變，政治生態也因今年三月十八日的總統大選而有了改變。五月二十日之後，新政府上任，新人新政，除弊興利值得期待。我們期望新政府的施政作為能夠改變台灣舊的政治文化，並為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帶來新的契機。變革是重要的。當台灣的經濟型態逐漸步入知識經濟的時候，知識的生產與流通對未來台灣的社會與文化將會產生根本的影響。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學術最重要的建制，在面臨這樣的變革時也不能不有所反應：我們在堅持學術理想之餘，也必須思考如何以知識服務人群，回饋社會。過去兩年，中央研究院在這方面已有相當可喜的表現，許多同仁的研究成果獲得產業界與院外研發機構的支持與合作，因此能夠更迅速、更具體地被導入知識經濟的生產與流通的體系中，對提昇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具有正面的影響，對人類知識的開拓與累積也有積極的貢獻。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全球化已經是個無法避免的趨勢。我們當然可以進一步追問：這是誰的全球化？或者誰在主導全球化的走向？但台灣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capitalist world-system）的一

環，終究無法避免全球化的衝擊。不僅跨國資本早已進入台灣，台灣其實也對外輸出资本。台灣的產業與公共建設更有相當比例得力於全球勞動分工的結果——輸入外國勞力只是現象之一。全球化勢將衝擊我們的社會與文化，但全球化也帶來了世界一體的觀念。車諾比核電災變的影響不會局限於一時一地，印尼森林大火所造成的煙霾遮蔽了星、馬、菲等國的上空，大陸的塵爆也會影響台灣地區民眾的呼吸——這些現象在跨越國境疆界的時候並不需要護照，也不必取得海關同意。此外，晚近資訊科學的發展，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不但改變了知識生產與流通的模式，同時也進一步打破國界藩籬，讓人與人之間更為緊密聯繫。只有在世界一體的思考架構之下，全球化才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珍惜這個我們暫時棲息的地球，我們才會了解自然生態永續經營的要義，我們才會懂得尊重其他的種族、欣賞不同的文化。中央研究院作為學術研究重鎮，既要立足本土，更要胸懷國際，秉持世界一體的認知，關心人類面臨的眾多議題，迎接人類新的世紀。

各位院士、各位同仁，時序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在這世紀交替之際，海內外院士在炎夏中齊聚南港，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遠哲以為，中央研究院受國家的重託，自然責無旁貸，不僅要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籌畫領導國家學術與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必須不斷以新思想、新知識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與進步做出貢獻。

我的講話到此暫時告一段落，待會兒院務報告時我會就兩年來的院務發展向各位院士再詳細說明。敬祝各位健康快樂，謝謝各位。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數理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本院地球所二樓演講廳

出席：鄧昌黎 王兆振 馮元楨 楊忠道 葉玄 竇祖烈 周元燊 葛守仁 鄭洪 李遠哲
項武忠 楊念祖 吳耀祖 林聖賢 丘應楠 吳京 朱經武 田長霖 孔祥重 徐遐生
沈元壤 卓以和 韓光渭 鄧大量 許靖華 楊祖佑 王佑曾 高錕 劉太平 梅強中
鄭天佐 方復 毛河光 張立綱 翁啟惠 厲鼎毅 湯仲良 施敏 崔章琪 朱兆凡
胡流源 林耕華 魯國鏞 劉兆漢 沈呂九 何志明 彭旭明 陳惠發

列席：科工所：蔡振水、魏培坤

資訊所：李德財、何建明、廖弘源、陳孟彰、高明達、張復

原分所：張大釗

地球所：葉義雄

物理所：姚永德、魏金明、杜其永、鄭海揚

學語會：魏慶榮

化學所：周大新、簡淑華、林俊成、陳玉如、洪上程、趙奕嫻、徐新光、鄒德里

數學所：李志豪

統計所：陳珍信、何淮中

主持人：吳京院士、田長霖院士

紀錄：姚秀寬

各所報告重點

資訊所李德財所長：本所目前有兩個大型跨所計畫，資訊人才欠缺是本所最大的問題，希望與各大學與產業界合作解決問題。

林耕華院士：資訊科技 **Internet** 包含太廣，進步速度驚人，中研院資訊所及工研所人力經費都有限，應利用中研院的基礎研究，抓住將來產業需要的突破點，進行 **bridge** 之作用，才能有重大的貢獻，作為基礎研究與學校、工研院橋樑之作用。

數學所李志豪副所長：數學所將發展成為國家型中心，首先已將劉太平院士請回來，再來天文物理所將建在台大，數學所也會加入；透過數學、天文及台大的交流互動增強可招攬更多的人才。數學所不需資淺的人，要如何招攬資深優秀人員才是問題所在。

田長霖院士：中研院必須與有建樹或規模的單位互動合作，可節省經費、人才與時間提昇效率，希望藉由數學所的經驗推及各所的合作。

化學所周大新代所長：陳長謙三年前回來當所長除了整合舊的研究群組，並開發新的組別，目前化學所分三組。而人員方面，現有國防役（博士生進來）有四年的時間可傳承，加

上學諮會博士後研究學者的名額有增加，將來國際研究生學院成立之後會有更多的人一起從事研究工作。

物理所姚承德代所長：物理所人員成長快速，但經費有限，所以無法配合。人力是個問題，由於無法請來新人，也許與台大靠密切的教學配合，可分享學生人力。

鄭天佐院士：人員很多是早期請進來的，但現在新的人員要請進來很難，一是名額的限制，二是薪水太低，停留在原點機動性不夠，必須隨時討論 topic 問題。

李院長：只要是好的人才不受名額限制，新聘學者有經費可彈性的運用。

魯國鏞院士：可否請數理組院士不是以二年花三小時的時間的討論就結束，能多提供一些機會共同討論，有組織有系統的給各所建議。

劉太平院士：可以邀請各所的研究人員與院士聊聊交換意見。

朱經武院士：用 Working group 方式來交流。

鄧大量院士：整個院的問題在人才羅致，但中研院的招攬人才卻很保守，行政程序有偏差，需相當機動的招攬人員。

李院長：只要各所有推薦的人員，我就盡可能拜訪請他來中研院。

地球所葉義雄所長：□環境變遷中心目前設在地球所，若空間需增大時則地球所無法容納，需另外找其他的空間。

□徵人才方面，基礎科學人員少，且聘用手續長。

□因升遷待遇等等的問題很難留住技術人員。

張立綱院士：有 idca 時就應該各所合作，各所不要分的太清楚，研究範圍應該愈模糊化，而非再成立新的所。

原分所林聖賢所長：大陸請來的博士後研究學者只能待一年問題很多，希望能增長時間。

科工所籌備處蔡振水主任：科工所成立一年半，設立原因：有效利用、整合與協調跨領域的研究，利用中研院已有之人力與物力作更有潛力之研究，並且與外界整合。建議從民間、企業界成立研究基金，來支付部分薪水，另外由中研院向政府要求經費或利用未用完的計畫經費留下來挪為計畫基金。

韓光渭院士：1962年回來，在國內整合就有問題，系統整合在大陸為九大重要科技之一。M2T的經驗用到本院，調整中研院預算結構，加人民間企業之經費。

統計所陳珍信所長：將來改進的方向，□以專精為主，但要有效率則需打開所的分野，院內跨所。□事情太多，需提重要的。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生物組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地下一樓C演講廳

出席人員：牛滿江 李鎮源 曹安邦 張伯毅 郭宗德 張傳炯 方懷時 何曼德
 彭明聰 蔡作雍 何潛 梁棟材 宋瑞樓 吳瑞 黃周汝吉
 彭汪嘉康 歐陽兆和 羅浩 黃秉乾 羅銅壁 陳長謙 楊振忠 徐立之
 賴明詔 陳定信 廖一久 楊祥發 王正中 李遠川 李文華 伍焜玉
 黃以靜 周昌弘 鄭永齊 莊明哲 李國雄 張德慈 林榮耀 何英剛
 葉公杼 詹裕農 李文雄 何大一 龔行健 陳建仁 林秋榮

列席人員：生醫所 | 李德章 李旭東 陳士隆 戴榮湘 李小媛 廖楓 賴建勳
 黃明經 唐堂 范盛娟 張久瑗 趙麗洋 楊文光 林天南
 林小喬 廖有地 黃榮三 蘇燦隆 沈志陽 何美鄉 林宜玲

 動物所 | 邵廣昭
 生化所 | 王惠鈞 梁啟銘 邱式鴻
 植物所 | 蕭介夫
 生農所 | 楊寧蓀
 分生所 | 鍾邦柱

學諮會 — 吳金洌

國衛院 — 羅秀容 熊 昭

主席：吳成文院士 錢 煦院士

紀錄：王亮月 陳華純

壹、主席致辭

錢 煦院士：今天下午是生物組院士與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所的同仁座談，各所同仁有問題可以提出彼此交換意見。

吳成文院士：座談會的目的是讓各所同仁對於中研究院的發展或有需要院士協助或在院士會議提出建議的事項，可藉此機會提出。同時也讓院士瞭解各所的情形。任何議題都歡迎大家提出討論。

貳、討 論

生醫所李小媛研究員：

- 一、中研究院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所不易找到助理人員一直是一個很大問題。近年來由於生物科技的進步，生物科技公司相繼成立，而在中研究院訓練了一、兩年的助理正好是科技公司挖角的對象，其待遇遠高於中研究院，使在中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在聘僱助理方面遇到極大的困難。
- 二、由於生物技術的進步，近一、兩年來生物科技公司經常有機會請研究人員擔任顧問一職。中研究院對研究人員擔任大學兼任教授有明確的規定和辦法，但對顧問一職並不明確，希望建立明確的規

章辦法。

錢 煦院士：缺乏助理人員，在研究生部分，本院將成立的國際研究生學院，由國際上招收研究生，正積極進行中，將可解決此問題。而博士後研究工作原本就不是長期的工作，因此研究助理的問題是比較迫切的。國科會對於博士後研究的薪資已有提高，是否也可對研究助理的薪資加以調整。除了薪資的問題，工作環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何使環境對年輕人有吸引力，如何給予適當的薪資，使其安定。關於擔任產業界顧問的問題，院方是否有特別的規定，一併請陳長謙副院長給予建議答覆。

陳長謙副院長：擔任顧問，一星期以一天為限。

李小媛研究員：對於商業公司所給予的顧問費用及權利義務方面是否有規範？

梁啟銘主任：支付的費用通常每月二萬元，建議經由公共事務組簽訂合約較為適當。

周昌弘院士：依教育部的標準，教職人員兼職每星期以四小時為限。兼職應由擬兼職之單位來文，經院方同意辦理較為適宜。

黃秉乾院士：替代役已開始實施，是否可藉此方式補充人員的不足。

吳金洌執行秘書：國防役今年已開始核准實施，在基礎訓練三個月後，服務四年。但目前科技役的替代役並沒有通過。

錢 煦院士：上次院士會議我們已建議實施科技役的替代役，目前尚未通過，應繼續努力。擬在分組討論提案時再提出。

吳成文院士：研究助理的不穩定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部分是在出國留學前暫時擔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國內研究助理無升遷管道，薪資無法提高，這個問題應該改進。國家衛生研究院已著手改進，資深研究助理可升至與助教授相同的薪資，這樣也許有所鼓勵。李院長也知道這個情形，並朝這個方向努力。

莊明哲院士：公務員有否工時限制的規定，限定工時以外的時間，是否可以自行研究或從事其他工作？在美國有些大學的醫院一週工時四十小時，但研究人員有需要工作六十小時才能完成工作，則與大學簽約，超過的二十個小時的工時由大學支付費用。可作為國內的參考。

吳成文院長：私立醫院可能可行，但公家單位有一定的規定，研究人員及教授超時工作不能另外領加班費。

周昌弘院士：目前的工時是四十八小時，明年改為四十四小時，據瞭解本院的同仁應都是超時工作，並沒有額外的給付。

錢 煦院士：依周院士與陳副院長所言，工作時間以外的時間就可以從事其他的工作嗎？

周昌弘院士：規定是工作時間內不可從事其他的工作，如有需要須經核准。但晚上或例假日則不受限制。

錢 煦院士：請問陳副院長院內的規定也是這樣嗎？

陳長謙副院長：是的。

生醫所李小媛研究員：如果當顧問是週末假日，是否需要報院核准？對於兼職的公司是否有數目的限

制？

陳長謙 副院長：擔任顧問一定要公文向法院報備，基本上一星期一天，院方會批准。

生醫所黃榮三研究員：

- 一、張昭雄先生公開批評李遠哲院長一事，是否請諸位院士為李院長公開聲張正義。
- 二、中國大陸以重金延攬優秀科學家，林榮耀院士預期十年內中國大陸的生物科技發展將超過我國，我生物科技如何與中國大陸競爭？請林榮耀院士為大家說明。

林榮耀 院士：中國大陸以重金鼓勵赴美之科學家返國工作，不僅提供購屋費用，並提高薪資及研究經費，同時以 impact factor 的等級給予獎金。此外精簡研究所，每年都有評鑑，依 SCI 論文總數及 impact factor 總和為評鑑標準。研究所之間可以高薪挖角。各研究所間合作共同研究。而我們也應盡快整合，我們應建立研究群，組合不同的專門人才。請鄭永齊院士說明當年延攬黃榮三博士時的情況。

鄭永齊 院士：四年前院方請本人 coordinate Medical Biotechnology Program，選了五個主題，任何一個主題能找到好的 leader 就進行。每個主題有七到八個員額，再與國內或院內其他研究所的人員合作，每個組大約有十幾個 PI。當時優先成立 Technical Transfer Office，延攬了梁啟銘主任。Program 的執行秘書是劉德勇教授，在其領導下，進行了 Glycol Biology Program。第二個 program 是黃榮三教授的 Stem Cell Biology and Growth Factor，有六到七個員額，據瞭解未用的員額仍保留著。第三個 program 是 Molecular Immunology and Vaccine，由分生所與生醫所的同仁共同進行。另外中藥的計畫院方正在努力的籌畫。

Transgenic Mouse Program 是一個 core-facility，由分生所主導。另外一個是 bioinformatic 方面，目前希望國家能將其當成一個主題。還有一個 co-facility 是 high-tech。這些主題的目的都是要跨所，橫向合作。陳副院長接任後做了一些重整，由院內同仁組成 Action Committee，由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 Advisory Committee。所有的計畫都是 continued issue，並沒有因為更換執行者就有所改變。當時的允諾都會繼續。關於大陸的措施，不需認為是競爭，雙方有好的措施都可以互相學習合作。台灣如果希望和大陸有更多合作，收大陸研究生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台灣不要太本島化，才能進步。

錢 煦 院士：中國大陸在進步是不可否認的，我們也應力求進步，大家互相學習。我本人並不贊成以發表論文給獎金，這不是做學問的態度。獎勵是對的，但看用什麼方法評鑑。我們如何運用他們的長處，不必太劃清界限，學術與政治無關，希望可以打破困難。關於整合的事，院方很努力在做，請陳副院長說明一下。

陳長謙 副院長：研究在台灣幾乎都是由所為單位來進行，各學術單位要合作總是有些困難。對於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整合，經與各所溝通，每個所都不希望被拆開。換句話說，生命科學研究所有 leadership 的問題。另外我們努力於提升生命科學研究，其一是聘任王惠鈞教授擔任生化所所長，他也協助我整合 structural biology。第二件事是整合 information sciences 和 biological sciences，擬建立一個 Group in bioinformatics。另有還未進行的是 mouse mutant drug discovery program，leader 是沈哲鯤所長，這個計畫很快會進行。另一個是建立 animal facility，也將建立一個 Center for Genomics。還有楊寧孫主任和蕭介夫所長負責的中藥 program。第三個是 Center of Animal Virology 將和法國巴斯德

研究所合作，希望轉移技術建立 Center for Biosafety。所有 programs 都是所或跨組，但也必須有足夠的經費才能全面的進行。

曹安邦院士：一切都要明朗化，Organic 得很好。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做最好的事，必須加以考量，應該重點性的選擇，資源必須充分而持續。培養年輕研究人員，培養 leadership 也是很重要的，必須提供新進人員充分的研究資源。

陳長謙副院長：所有的 programs 都是相關連的。關於研究生方面，我們也希望與大學合作，能收研究生。我們不要擔心那個所好那個所不好，我們的目標是要提昇生物科學研究的水準，以達到國際水平為目標。

生農所楊寧蓀主任：陳副院長提出很好的構想，我在來院工作後也面對一些組織、整合的工作，許多定義不明確的事，透過一些討論，尋求解決的方法，都是令人興奮的經驗。我們也鼓勵年輕人整合、合作。

莊明哲院士：關於回應張昭雄先生對中研院的批評，建議生物組院士聲援李院長的領導，並聲明張昭雄先生所言並非事實。

陳長謙副院長：中研院只要整合團結起來，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希望院士多回來協助中研院，許多年輕研究人員很需要院士回來指導，我們極力推動的國際研究生學院就是要培養年輕人成為優秀人才。

莊明哲院士：中研院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不必太介意別人的說法。

李文華院士：大家會知道中研院好不好，不需再多加解釋。

生醫所李旭東研究員：我們是不是好，讓別人來講，不必自己講，像這種事不必爭論。

周昌弘院士：張昭雄先生提出的事，社會上應該都會有正當的反應。我非常不希望中研院被牽扯入政治，我是完全不予理會那些不實的批評。只要我們做得好不怕別人攻擊。

張德慈院士：李院長講的話常被媒體當成中研院的意見，可以請院長先說明是個人意見。

休息

錢 煦院士：各所同仁對生命科學研究所各所整合方面是否有意見，請多發言。

吳金冽執行秘書：新的生物科技世紀來臨，中研院的生命科學所從楊祥發副院長領導開始整合，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希望基礎學科設所，跨學科則成立中心，所則成為行政中心的單位，才能真正促進推動主題計畫或整體性計畫。在成立中心的組織法尚未通過之際，我們可先就陳副院長所擬議的計畫討論，或有否需增加別的意見，為二十一世紀生命科學的發展，共同促進所與所的合作。

生醫所李德章代所長：本院所籌組的主題研究，多是生醫所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有些 program 會在生醫所進行。我們也希望藉此機會建立一些適當的 core facility，除了 virus 以外，還有 animal core-facility。這也是生醫所將來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們會很積極的參與。

生化所王惠鈞所長：可以用不同的學門來整合連結不同的所。Structural biology 是一個很好的主題，各個研究領域都需要分析結構，本所可用 structural biology 當作研究重點與各所合作。另外院方對於 Biophysics 的研究並沒有明確的目標，生化所也可以朝這個

方向去做。整合不一定要將所解散再重新分配，用 Center 或 interdisciplinary 的 organization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植物所蕭介夫所長：植物所擬將 Plant functional genomics 當作本所的研究重點。本所最近參與了國際水稻基因組的研究計畫，並藉機建立 infrastructure，但經費仍有限。目前我們只有三部 automatic sequencer，很難在國際上競爭。希望將來院裡的發展應該選幾個重點，提供充分的經費設備，這樣才有效果。做 Plant functional genomics 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sequencing 出來許多 unknown gene 需要進一步做很多研究，像分析結構。我們也很需要院士的協助，集合大家的力量共同努力。

李國雄院士：剛才陳副院長提到，Chinese herbal medicine program 會包含一些 transgenic study。中藥是比較特殊的，一般都是複方，被使用了幾個世紀。日本就是依據在人體使用了相當久遠的時間而核准一些方劑。如果我們用 transgenic，其產物必須考慮 biosafety，製造的產品可能需當作新藥處理，進行人體試驗，會面臨許多困難，至少不是很有經濟效益。Transgenic 可以運用在開始時比較小的 scale。

周昌弘院士：院方整合生命科學研究所，整合成 Center 都是很好的構想。現在世界潮流對於 Bio-diversity 非常重視。在二年前院士會議已經提出，要成立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但目前仍停留在討論的階段，這樣會落後。至於中藥方面，我很同意李院士的說法，這些從 transgenic 出來的產物將來會有問題，中草藥的問題應從本地的生物多樣性的植物來看草藥藥性的 potential 去分析，將來做成我們的中草藥，才是最直接的。所以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是對於生命科學非常重要的 Gene 或物種的保存或開發。因此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必須盡快的成立。

鄭永齊院士：我們不能每一件事都要做，必須有先後次序，要focus。另外中草藥的program是一個新領域，真正在Chinese medicine advance 是很少，主要是identify 活性化合物。關於剛才幾位提到transgenic plan，運用現代的科技也是一個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但要考慮李院士和周院士的意見。

梁棟材院士：中藥的種類很多，如何定義出主題，如何著手研究是很重要的。必須在研究範疇中先訂出研究目標。

林榮耀院士：這些programs 似乎各所都負責一個計畫。每個項目都與生醫所有關，生醫所沒有參與。整合應該慎重一點。

陳長謙副院長：生醫所都有參與。

鄭永齊院士：當時的計畫，所只是host institution，program 應該跨所，陳副院長這些計畫確實已經跨所。現在的方式都是直接向副院長室報告負責。剛才梁院士講的非常重要，如何著手進行中藥研究？要先找出一個研究主題，要focus。

李文華院士：研究應該用topic 分，就能組織一個team work。現在所長三年一任，會變成沒有責任性，建議所長無任期的限制。Team 可以變成Center，找優秀的人才，提供完備的資源，才能發展下去。好的主題就趕快去做。

陳長謙副院長：這些program 都是和各所討論過，參與的人都同意才定案。生醫所確實都參與在各個

計畫中。各所應該積極參與。我們和院長及各所討論了，資源有限，無法每一件事都做，我們只能做每一個領域的一小部分。

生醫所蘇燦隆研究員：Biotechnology program 有新藥開發的研究，但 program 中沒有 good Pharmacology Core，沒有體內及體外的試驗，將來如何做成新藥？希望增設藥物試驗的 Core。

黃周汝吉院士：陳副院長這個 program 很好，但要做到，人才並不夠。整合後的 program 還是需要 leader。

只要是好的人才，不論院內或院外，國內或國外，請其加入 program，如果請國外的人才，不必要求其離開國外的的工作，可利用時間回來指導。要借重院士的力量，有長期的合作，不需要太多人，一個領域一個最好的人才，不一定要中國人，外國人也可以。

陳長謙副院長：我們也在積極的物色 leader，一個月幾天回來指導，我們很希望以這樣的模式去尋求人才。年輕人非常需要 leader。

錢 煦院士：整合方面大家都有共識，大家要合作。除了院內，也可以和國家衛生研究院、各大學合作。關於 leadership 固然可以找到全職的人才最好，如果有困難，可依黃周汝吉院士建議去做。人和經費都其次，leader 最重要。找最好的人才，跨所，跨院，去除所有的障礙。要找重點，要有優先次序。找最重要有創新性的課題，中研究院的前途還是很光明的。

吳成文院士：人是最重要的，找好的足夠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台灣要在國際上競爭，要團結合作才有希望。不僅中研究院要合作，還要跟其他單位合作，這點國家衛生研究院一定配合。合作

以外最重要的還是人力不足，還是需要關心台灣的諸位院士來幫忙。

楊祥發院士：附議莊明哲院士的提議，我們對於張昭雄先生的公開批評不予理會。院長在此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們應該附議莊院士的意見，感謝院長的領導，支持院長，給他精神上的鼓勵。

吳成文院士：這個提議很好，因為今天是座談會，明天議案討論再提出。

吳金洌執行秘書：立法院今天已要求院長在中研院及兩岸跨黨派小組兩者取其一。立法院將政治砲火延燒到院長，我們應該考慮楊祥發院士提議。

吳成文院士：在大會提出集合眾人的力量較有效果。

錢 煦院士：非常謝謝大家寶貴的意見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人文組會議記錄

時間：八十九年七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歐美研究所會議廳

出席人員：何炳棣 顧應昌 鄒至莊 刁錦寰 陳奇祿 劉廣京 許倬雲 黃彰健 李亦園 丁邦新
于宗先 何丙郁 卜趙如蘭 陶晉生 杜正勝 王士元 王賡武 張玉法 張灝 金耀基
王業鍵 梅祖麟 麥朝成 林毓生 劉翠溶 郝延平 蕭政 朱敬一 楊國樞 余國藩
林南 曹永和 胡佛

列席人員：學諮會—章英華

史語所—黃寬重 顏娟英 陳弱水

民族所—黃應貴 莊英章

近史所—呂芳上

經濟所—胡勝正 莫寄屏

歐美所—林正義 何文敬 宋燕輝 郭實渝 黃瑞祺 裘兆琳 黃偉峰 李有成

單德興 焦興鎧 王玉葉 俞彥娟 黃文齡

社科所——梁其姿

社會所——瞿海源

臺史所籌備處——周婉窈 林玉茹 鍾淑敏

語言所籌備處——何大安

統計所——何淮中

主席：李亦園院士 刁錦寰院士

紀錄：黃文齡、蔡佩玲、俞彥娟、陳世芳

李亦園院士：請各所提出需要討論的事項，先請楊副院長報告。

楊國樞副院長：

本院人文各所目前正在執行三個重大的計畫。首先是每四年一次的評鑑工作。這是一個新的工作，原有的諮詢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如：審查、爭取計畫等各有貢獻，但其中評判性的工作卻沒有進行，所以原系統應功成身退。目前院方、所方各成立評鑑委員會，進行每四年一次的評鑑工作，負責計畫成果、個人成果及整體成果的評鑑。委員會成員每次都有不同，並希望邀請國外學者加入，以保持公正、客觀。此項計畫是人文社會學科主動提出，並於今年起開始正式運作。

其次是人文各所整合的工作，促進所與處系統化。因歷史因素，有許多所內含多門學科，而各所間研究範疇重覆的很多，如何將現有的各所重組是一個應該討論的問題。目前計畫成立政治、法律、心理等以基本學科為主的新所，已呈報總統府，希望十年內可以逐步完成。最後，是推動院內合聘

的制度，增加各學科間合作的機會。希望各院士及在場院內同仁針對這些工作計畫提出討論。

李亦園院士：

首先請人文科學七所，三處各負責人說明各所的情況及需要院方協助的地方。之後再請大家共同參與討論。

史語所黃寬重所長：

史語所近年來重要的工作有推動專題研究室，延攬新的研究人員，特別是考古學方面；成立資料研讀小組，建立文獻資料庫；整修文物陳列館，預定今年十月完成；資料庫建立，希望將來能開放對外服務工作。目前史語所也期望能開拓世界史的研究。另外，史語所面臨的兩個問題，一是採購法實施造成研究上的困擾，一是典藏資料數位化的經費不足，希望院方與政府能積極支持。

民族所黃應貴所長：

評鑑工作的立意是為提升研究水準，但對於規劃中長程計畫是否合理，也應該考慮。期刊方面，我們希望能達到世界級的水準。另外，本所亦發展研究群，以提升研究水準。為凸顯本所研究特色，本所發展中的計畫有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研究、東南亞研究及文化與心理研究，並規劃台灣國家化與資本化過程的研究。目前，人才的問題仍是本所最大的問題之一。

近史所呂芳上所長：

近史所分四組八個研究群，積極推動近代史研究計畫。本所對近代歷史研究的貢獻，如：口述歷

史等，扮演走入社會的角色。目前近史所的主要困難在於檔案。近史所有藏量豐富的檔案，但檔案館耗用研究經費甚多，院方應正視此問題。此外，檔案法通過後，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應加強合作。關於評鑑問題，各學科的評鑑應該有不同的標準，以數計方式來評鑑人文科學是不恰當的，本人贊成評鑑的正面意義，但就評鑑成績來給予經費的政策應重新思考。另外，近史所與歐美所共有的近史大樓該如何處置，希望院方能明確的決定。最後，各所重整的問題，應該從長計議，建議院方應先從各委員會重整開始。

經濟所胡勝正所長：

本所研究有理論研究、政策研究等四大面向，希望本土研究能被國際學術期刊接受。本所有遭遇幾項困難：評鑑委員的選取；資料收集成本高，希望能有充裕經費，有計畫的採買；人才延攬方面的困難越來越多；研究經濟史方面，人才出現斷層。

歐美所林正義所長：

本所主要分為五個研究群：文化研究、中美關係、歐洲聯盟、社會結構與變遷及社會公共政策。在推動學術國際化方面，我們積極進行，但資料取得較為困難。不過，本所認為國際化的標準應詳定，研究經費取得也應有細分的標準。另建議各所學術期刊應列入評鑑。本所亦嚴格執行續聘的規定，已有三位年輕的同仁因而離開。關於區域性研究所是否成立中心案，本所認為仍有設所的必要性。此外，本所經濟方面人才缺乏，希望能與其他所合作。

社科所梁其姿所長：

本所積極推動中長程計畫，多為跨學科的研究，除了純學術之外，公共政策方面也是研究重點，如九二一地震相關研究。其次，法律、政治、心理三所的成立，將會對本所造成嚴重的衝擊，院方有何配套措施，在政策上仍是不明確。在無增加名額的條件下，本所規模將會減小，而此一不確定性嚴重影響本所研究同仁心情、行政及向心力，希望院方能有一個明確的政策。此外，關於合聘問題，人文各所所長曾討論過，但卻無法對院內組織法有所突破，因此無法運作。

社會所瞿海源所長：

本所資深的研究人員居多，年輕的研究人員較少，今年將會調整改進。研究工作方面的突破仍須努力，此外國際化與系統化也是重要的工作。關於合聘制度，各學科所間合作較少，學科所與綜合所間合作的機會較大。另外，本所在評鑑委員的聘請上亦有問題。最後是關於採購法的實施，乃是將學術商品化的作法，學術機構應對此提出一些建議。

臺史所籌備處劉翠溶主任：

本所目前有研究人員十六人，其中三人為研究員，尚不足設所必須之人員規定，所以籌備處升為研究所仍須時間。本所分為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及文化史等四個研究群，未來擴張研究發展希望會以此既有的研究群為主。關於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日本時代總督府檔案，臺史所希望能合作整理並將之數位化。未來將與國史館繼續未完成的計畫。而史籍自動化的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四

部分，已上網供研究人員使用，另餘三部分正在校對中。此外，採購法的問題，希望各院士能深入討論。

語言所籌備處何大安主任：

語言所研究的重點有語言理論：語法、詞義、歷史語言學；語言區域對象研究：方言、南島語系等；藏緬語研究；科技整合。其中藏緬語的研究團隊乃世界有名，而且已經到了一個將有所突破的階段。至於待解決的有兩個問題，一是音韻學及語意學人才的缺乏，一是腦神經語言方面研究的不足。此外，關於合聘制度，建議由不同的所或籌備處主動向其他所或籌備處提出合聘要求。

林毓生院士：

我有些想法與看法，沒有特定的答案，提出來也許可以幫助大家做為討論的集中點：

- 一、我首先就說一點。記得兩年前我也同樣發言講了幾句話，而王業鍵院士也同意支持我的意見，就是關於組織與學術發展的這種情況。簡單這麼說吧，我個人覺得學術發展的原則問題，有下面兩個重要點，第一點就是：愈有原創性問題，愈可能產生原創性貢獻；而原創性的問題，是沒有辦法用學術組織來獲得的。重新改造學術的機構，並不能直接導向原創性問題的。我覺得愈有原創性問題，愈容易提出原創性的答案。假如這個原創性的答案是一個突破性的答案，那就是重大的貢獻，我想這對自然科學來說也是一樣的。而這種原創性的問題、原創性的答案，是沒有辦法用理性化的行政組織來製造出來的、提倡出來的、或鼓勵出來的。舉

例而言，像韋伯、麥可·普蘭尼等理論思想大師，他們的思想來源與評鑑、研究中心或是研究所並無必然關係。而原創性的結構，我認為愈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傳統，愈容易鼓勵學術性的發展；愈沒有傳統，愈不容易有學術發展。這是我認為的傳統與創新生命力的辯證關係。

二、據我所知，國外的評鑑基本目的在對付校董，對付那些與學校有間接關係，但卻有權力的人，其評鑑結果並不牽涉到被評鑑人的好壞問題，而是在於保證這個學校的財政來源。然而評鑑大概還是有下面的好處：第一，就是可以保證最低限度的學術水準，但是，並不能夠用評鑑來促使學術發展，或是期盼評鑑來使學術創新。亦即評鑑只能驅使研究人員產生符合最低要求的學術水準而已，從來沒有因為評鑑而促使一位大師的誕生。第二、評鑑可用來應付校董，換言之，評鑑乃是一種學術行政的公關問題。然而，我覺得我們的評鑑方式似乎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其結果可能會讓我們非常努力且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弄得很累，最後可能得到的一個最好的結果卻是滿足一個最低的學術標準。

梅祖麟院士：

我想提一個圖書館的問題，剛才聽楊副院長說要設立三個新的法律、政治、心理研究所，那麼是不是每一個新的研究所都要成立一個新的圖書館，假如各設一個圖書館的話，那一定會跟社科所的圖書館相互衝突，從這方面而言，院方是否有成立一個社會科學總圖書館的計畫？有無成立一個人文學總圖書館的計畫？有無成立一個綜合性的總圖書館計畫？這個問題我也希望聽聽各所所長與各籌

備處主任的意見，因為這是一個資源的問題，是一個共同資源的問題，分散了效率一定會比較低。
楊國樞副院長：

一、根據我們新的組織法，除了研究所之外，另外增加了研究中心這種另一類別的研究單位，基本原則是：學術的基本學科設研究所，跨學科的、研究新領域或重大的領域設研究中心。區域研究當然也是跨學科的，當然也要滿足這種原則。研究中心分為兩種，且蠻具彈性的，根據其研究課題有的可能是長命百歲的，要永續研究好幾個世紀的；有的可能經過一、二十年後，其研究就會轉變了，其性質可分成實性與虛性兩種。而研究中心與研究所的位階完全一樣，它的人員與經費，實性的研究中心與研究所，不因為其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而有所影響，完全視其研究需要而定。這個構想是經過院裡很久的討論之後，才決定以此原則來設立單位。

二、目前我們計劃在學術活動中心後面蓋棟大樓，成立人文社會科學館，原本規劃十七層樓，後來因為政府預算的關係，實際核下的金額約為十二億元以上，因此大概可蓋成十三、十四層。這棟樓一方面將用來做為容納那些最近幾年成立而還沒有所屬地方的研究所與籌備處，包括語言所、社會所、台史所、以及將來可能成立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以後院內將不會再有一個研究所擁有一棟大樓的情形了，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地方了。在該棟大樓內，我們保留了三千坪做了非常細密的規劃，將成立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總圖書館。院方對全院總圖書館規劃的系統是：生物科學一個總圖書館，目前已經成立了；數理科學一個總圖書館；然後人文社會科學一個總圖書館。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總圖書

館涵蓋學科較廣，因此該館規劃至少需要三千坪，其目的是要將所有的社會科學期刊集中，但是圖書不集中，因為圖書太多了，所以仍由各個研究所保存。不過，在該棟大樓中的研究所或籌備處，以及以後設立於該棟大樓內的各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其圖書則將統一置於總圖書館之中。至於其他各館的原有圖書，我們統統已經數位化了，將來只要在電腦裡就可直接查詢尋找自己所要借的書了。我們現在正在研究一套好的傳遞方法，把您所想要的書送到您的地方去。所以現在我們對圖書館的整體規劃的是一個三層級的圖書館，一層是以人文、生物及數理各三大領域為主的總圖書館，最下一層則是以各所為單位成立的圖書館，這一層級大概只有人文社會科學有，生物科學與數理科學方面可能就沒有了。但是在人文社會總圖書館、生物科學總圖書館、數理科學總圖書館之上，還有一個中央研究院總圖書館，這個中央研究院總圖書館乃是一委員會，但是所有有關圖書的預算則統統都由總圖書館來審查，同時院方希望藉由層層的審查來避免圖書、期刊購置重複的浪費，今年我們已經第一次開始這麼做了，而且顯現出節省好幾百萬購置圖書經費的效益。其實，這個制度過去生命科學圖書館早已實行了好幾年，每年都為院方省下數百萬的經費，所以未來我們這個體制將會一齊運作，以避免浪費、避免重複，同時有關藏書與期刊的空間系統性規劃，皆要由這三層級的圖書館來運作，以上即是我的簡單說明，亦即我們正是朝向祖麟兄所言的方向在進行。不知有無回答了您的問題？

梅祖麟院士：

我的意思並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學科相鄰，則圖書館相鄰。當然您的講法是比較好，不過呢，

這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

楊國樞副院長：

將來總圖書館有一個責任，它可解決剛才所說的問題，就是對那一類的書籍該置於那個基層圖書館之中，將會有圖書館的管理人員去層層協調來解決這個問題，這絕對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它不光是做個架構而已，而是要有一群相當強的總圖書館幕僚職員，而且有專家來共同商量解決。

劉廣京院士：

在此，我僅提出一、兩個比較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 一、剛才呂芳上所長所講的評鑑問題，我想是否必須把期刊的重要性提高一點，把書籍的重要性減低一點，因為期刊出版的機會比較多、比較快，所以鑑定也比較容易。
- 二、關於社科所受到新計畫的威脅，非常值得我們同情。如果把社科所變成一個中心，是一個很簡單的辦法，但是否可行，其答案我也不曉得。此外，再說一個想像多於實際的建議是關於歐美所的人才問題，這的確是一困難的問題，因為現在中國留學生比較少，研究有關美國與歐洲的留學生更是少，就算是研究美國與歐洲肯回來在這裡做他們的研究工作也是不容易的。前兩次的院士會議中我曾提出一個荒謬的建議，就是利用「客卿」。據我所知，在美國與歐洲，很多研究美國史與歐洲史的優秀博士人才找不到工作，是不是我們可以請

他們來做我們的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研究員。事實上，歐美所的期刊已經常常刊登外國人寫的文章了，因此，這種「楚材晉用」的計畫是否可制度化，是值得考慮的。

金耀基院士：

- 一、今天好多位所長都提到評鑑的問題，林毓生院士亦有提及。我也同意學術的發展與原創性的問題，這當然不是從組織的重新改造可以做出來的。但是我們也瞭解所謂執行的問題，accountability 不只在政治上會出現，在學術上我們也要有這麼樣的一個東西，剛才有人講到用 academic visit 這一種方法解決，但是在整個英國的話，目前根本就是審查，我並不是說英國好與壞，我只是把現象提出來，所以怎樣來達到這個 accountability，另外通過這個 accountability 的問題，怎樣使得的確確可以提高一般水準，這跟原創力並沒有關係。因此，中央研究院，尤其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遇到的問題，就跟美國和英國的大學遇到的問題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跟語文問題有很大的問題，不只是他會不會英文，而是他是不是應該用英文。因為你不用英文的話，那麼你馬上牽涉到我們自己本身對刊物的這一套系統是不是可以建立起來，能不能建立起來又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所以我覺得自然科學作為人文科學的模式是一個問題，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的確確是傾向於用自然科學的模式來運作，這是個大問題，之前已經有人提到了。其他另外的問題，基本上乃是因為以英文為主所產生的問題，因為它已經在系統上建立起來了，尤其在硬體科學更是太

清楚了，可是在人文學這方面又不容易了，人文學裡面現在爭議得很厲害，就算在美國也很厲害。你到底是重視 **paper culture**，還是重視 **book culture**。在有一些第一流的大學裡，你若沒有一、兩本書的話，他們不可能給你實授；另外，在有些大學裡，若你不在專業期刊上發表幾篇文章的話，你也不可能被實授。所以它並不是能完全解決的問題。而中央研究院牽涉到的則是，我們絕對不能夠為了要審查清楚起見，而要求每個人都用英文寫作，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能夠用英文寫，但這裡面牽涉的不只是應不應該用英文的問題。譬如說，如何將知識的累積給使用中文的研究社群呢？所以這裡面其實還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存在。我總覺得，是不是把審查的結果跟經費完全掛勾，這反倒是一個比較次要的問題。但是怎樣審查呢？我覺得剛才有人提到用 **visitation** 的觀點，可能對中央研究院會比較好。因為我們審查進用的人，老實講應該都是很嚴格的，正如剛才聽到許多所長說，他們徵求了好幾年仍然找不到人的情形。其實並非是真正請不到人，而是因為中研院的資格標準要求得太高了，這是好事情。真正 **requirement** 訂定了以後，基本上假定進來的這些人都在認真的做事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牽涉到一個 **research culture** 的問題。我覺得中央研究院 **research culture** 發展得相當好，可是在發展 **research culture** 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因為將來評鑑問題不弄好的話，會扭曲了評鑑的意義。我現在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只是覺得中央研究院現在面臨的問題，跟其他大學應該是一樣，但是我們在處理上應該要稍微的不同，這不是自我高標

的意思，雖然的確確我們應該要自我期許，但是如果要求全部用英文寫的話，那麼你想要它全部反饋到社會上的也就愈少了，自己的學術傳統因而也很難建立起來。所以應該有位置留給中文，當然我也很鼓勵大家能夠用英文發表文章，同時進行不悖。所以可採用 **visitation**，每隔幾年就有一團體，就算不會看中文的那些 **visitors**，至少也要有一個對講的機會，解釋的機會，假使完全以論文來評斷的話，那麼老實講，我剛才聽到很多所長說他們找不到什麼人來擔任評鑑，因為全台灣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找了。可是如果我們用的是 **visitation**，那等於是放在一個國際的標準上，就不只是說我不能看你這個中文我就不能夠講話了，你可解釋給我聽其內容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希望各所跟院方在這方面，倒是可以真正寧可多花一點時間來進行討論，因為這事一旦確定之後，將會影響到以後的 **research culture**，至少一定會影響到十年以後所發表的東西，而且發表的方式也統統會改變，這是我心裡的感想。

二、關於「所」與「中心」的問題，很坦白地講，在以往的傳統上都是把「所」看成是一個基本的結構，而把「中心」視為是一個臨時的任務編組的構築。若如楊副院長所言，在概念上若能把「中心」當做是跨學科的組織機構的話，那其性質就完全不同以往了。因此，中央研究院在組織結構的安排上，若能徹底貫徹將「中心」與「所」的性質界定清楚，並使兩者之間並無位階高低、等級不同之區別的話，相信定能消除某些研究所人員的疑慮，反之，其爭議將會持續不斷。

何炳棣院士：

- 一、我贊同林毓生院士對組織與制度方面的談話。因為我也深深覺得愈是專想搞原創性的東西，那麼原創性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可是這個原創性本身，要是出發點是以區隔主義做為基礎的時候，而把學問分得非常的細，則其原創性貢獻大的可能性就愈小。
- 二、三十年代的清華跟現在不同即在於此，它是立基於傳統之上而去創新。我在清華二年級的時
候可以結合很多的東西，但是現在以中研院這樣具有豐富資源的機構，我反而覺得不能夠給
我這種學習的機會。我的意思是：區隔主義是不能做為天經地義的。譬如剛才喝茶以前最後
的發言就是一種區隔，視它為天經地義，這個我不能夠接受，因為這等於是限制生產嘛！今
天中央研究院一方面要再創新傳統，若在這個過程之中，如果我們已經受了現有區隔的影
響，認為它就是天經地義的話，那麼我們怎麼來讓更年輕的一代去創新呢？因為我們給他們
的太狹窄了。所以這種事情我們不能夠把它定案，而是要多考慮，並且要給予傑出的年輕學
者們更大的自由空間，不能夠太機械化的來衡量他們。因為真正的天才，不用去管他，他也
會自己去做。因此，我們的眼光應該稍微遠大一點，不要走得太極端，而讓人喘不過氣。

台史所籌備處周婉窈副研究員：

據說院方有意將我們台灣史研究所的「史」字去掉，對此我謹代表本所同仁發表幾點看法：

一、近來本院強調學科分類的重要性，因而才有未來要設立政治、法律、心理等研究所的芻議，顯然中央研究院未來將走向單一學科設所的方向。那麼假如將台灣史研究所改為台灣研究所，其實即違反了單一學科設「所」的大方向。因為只要是以台灣為研究對象，或者以台灣為個案研究的任何研究，皆可包含在台灣研究之中。在美國雖然有類似為單一國家或地區設立綜合性的研究所，其主要目的乃在於為了研究外國，但又因為不可能對外國的各個學門分別設「所」，所以基本上他們設立綜合性的研究所是不得已的作法。現在我們假如將台灣史研究所改名為台灣研究所，這個作法等於是在中央研究院這個學科分明的地方，弄個屬於綜合性的台灣研究，那麼細數本院如民族所、社會所等大約有一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只要其實證研究的對象是台灣，即可稱之為台灣研究所，如此將是一種非常雜亂的現象。假如院方對於社科所的發展抱持疑慮的態度，認為設立社科所這個方向不對的話，那麼為何又要在中研院設立第二個社科所呢？而且，根據國外的經驗，像日本、韓國、或大陸研究所，基本上最多也只是將文、史、哲等二至三個學科合在一起而已，而沒有將所有社會科學亦置於其中的作法，雖然將全部的人文社會科學涵蓋其中，可顯示出擁有大格局的氣魄，但是卻違反了中研院的未來走向。

二、台灣史是屬於歷史學門的一個領域，其被台灣學界與世界學界接受為歷史學門的一個領域，是這十五年來才被承認的事。因此，在人員上我們可能不夠充足，並顯得比較年輕，基本上

這是可被理解的。假如把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改為台灣研究所的話，在觀念上這是一種「去史學化」的做法，亦即將台灣史這種歷史學門的領域，倒回從事台灣的個案研究，這對我們這些從事台灣歷史研究的人而言，是一種非常不好的現象。因為我們希望的是台灣歷史學門能在世界歷史的學門中，接受史學的監督與檢驗，而不希望是在台灣研究中什麼都不是的角色。因此，就學門而言，我覺得並不可行。

三、歷史學是一門需要經過特殊訓練的學科，在語言的訓練我們有一定的訓練方式，並不是說只要研究台灣就可以，因為畢竟台灣史還是一個學門的領域。據瞭解院方的構想是想以跨學科的方式來成立台灣研究所，雖然我也希望每位同仁能符合院方所期望的要求來從事跨學科的研究，但是我覺得跨學科是一種理想，可遇不可求，我曾試著為那些我所敬佩的院士想像他們所能跨的學科，但是結果似乎也很難為他們想出其所能跨的學科，因此，我認為跨學科真的是很難。其實院內跨學科的交流非常的多，譬如說在很多的研討會裡，報告人請的評論人是其他學門的人擔任，院內是有這種情況，合聘也會有這種情況。雖然我認為合聘這種政策的用意很好，但是它會有實際的困難，由於時間上的關係在此我就不多加以說明。

四、最後，我想講一下我們年輕學者在中研院的感想，我們覺得院方經常在搞一些組織上的變化。一下子聽說那個「所」要改為「中心」，一下子又聽到又要成立新的「所」，其結果卻造成整合的困難，這對我們做研究的人真的困擾很大。我們大都希望能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做研

究，但卻經常感到總是有些組織上的問題在干擾著我們，這些組織上的改造問題也許是合理的，但其對學術研究干擾的成本，可能是相當大的。院方有很多政策或設想雖然很好，但是不是能夠朝穩定中求發展呢？我們台灣史研究所當然是很年輕，對於年輕的「所」我們更是應該給予它穩定的環境，而非是因為其他的「所」院方動不了，結果就朝向年輕的「所」來做變動。

李亦園院士：

實際上今天的時間比較緊迫，因此，刁院士建議明天上午的分組討論，雖然院裡規定是由所長參加，不過，我們將會建議院方開放給各個研究所的同仁皆可自由來參加討論，如此將會有比較充足的時間，讓各所同仁來發表他們的問題與意見。

杜正勝院士：

- 一、「所」跟「中心」的問題，這是制度上的問題，但是一條牛只有一張皮，而且很難有兩張皮。現在如果說一個人的隸屬是「所」，他到中心是因為整合的關係，那麼未來的發展，是不是以「中心」來看出成績。因為「中心」的人並非單獨去聘，而是都從「所」裡所抽調出去的，那麼以後的「所」可能會變成了人事的編制。因為力量都到「中心」去整合了嘛，這對研究院的影響恐怕也會很大。
- 二、為了評鑑問題，全院都花了很多的精力，我們當然都希望大家都日夜激勵，但是，研究院

懶散、不做研究的佔少數人，所以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應該想辦法來協助人文各所的研究人員來投入參與

的課題，能夠有具體的研究成果出現，而且為大家所接受，為後人所跟隨，這樣它才是一個新的典範的誕生，成績當然也會跟著出來

院的同仁，我想我們若能多花費一些心思來思考這些問題，比起花費那麼多次的院士會議來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學術典範更有實際效益。同樣地，學術是令一種氣氛，一種風氣，怎麼說也是勉強不來的。

李亦園院士：

今天所談的大家都知道很有爭議，明天我們想辦法，看看能否有一個更超越這樣子的境界想法出來，明天還有整個上午，希望還有更多的想法建議出現，並且歡迎各所同仁能夠一起踴躍來參加討論。

•
如果能夠在各位先進院士的引導之下，提攜研究

人文組第二場分組座談：八十九年七月四日上午九時至十時

紀錄：鄭蓮芳

李亦園院士：

中研院組織龐大，資源複雜，而在分所之下，應尊重創新與個人自由發揮的精神。林毓生院士與何炳棣院士所提的創新問題，值得鼓勵，院方所設「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及「國家研究菁英演講會主講人」之獎項，即是鼓勵研究人員創新。中研院人文與社會科學有十個研究所，如何能做到各所間的分類與調整，而又不違背國家現有的會計制度，是一項重要課題。楊國樞副院長曾提出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台灣研究推動委員會、大陸研究推動委員會等研究推動計畫，即是彌補各所之間單獨研究計畫的不足。在如此龐大的機構內，如何能保有既有的組織特色，且又能發揮創新、研究的精神，使每個人都能有發展的空間，值得討論。

顧應昌院士：

創新與突破是中研院未來的方向。美國微軟公司之成功，即是勵行創新與突破，其用人注重的是對問題要有創新、分析的能力，而非注重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足球隊是頂尖球隊，其教練曾表示，挑選手不在於人高馬大，而是要有強烈進取心。因此，我認為進用人才，除了專業學科外，亦要注重有創新與突破之全能通才。

李亦園院士：

最好能在制度與創新間尋求平衡點。

瞿海源所長：

有幾點關於政府對學術發展之問題，請院士們能提出建言：

- 一、新政府尚未提出明確的科技與學術發展政策，對國家與學術之發展影響很大。
- 二、省政府凍省後，統計業務大量縮減，恐對未來之發展有礙。
- 三、政府機構之統計資料及網站資料非常貧乏，凌亂且不完整，將對整個國家發展，乃至於學術發展，造成負面之影響。
- 四、政府每年編列有龐大的科技預算及研究經費，其成效如何，未落實追蹤，應促新政府評估，使經費能有效運用。

許倬雲院士：

研究人員每年忙於考績、升等之考核，很難有時間專心研究，而有些研究工作之成果在短時間內亦難以顯現。建議能否有一套改善辦法，於一定期間，如二年或三年，再予以考核。

李亦園院士：

有關研究人員考核之年限問題，可在院務會議或人事委員會上提出討論。

台史所籌備處詹素娟助研究員：

謹代表台灣史研究所部分同仁對本所可能被更名之事，提出三點意見：

- 一、台灣史研究所更名為台灣研究所，絕非「史」一字之差，其所涉及層面很廣，制度更張，茲事體大，希望院方多加考慮。
- 二、台灣史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是十五年來，在各種質疑與挑戰中發展而成。我們需要穩定環境及較長久的時間，來得到學術的成長，同時也在歷史學門的嚴格監督下，以台灣史為中心，進行學際整合的工作。假以時日，台灣史研究所同仁，會在穩定基礎上獲得學術界所期許的研究成果。
- 三、若將台灣史研究所去史學化，並將台灣史研究轉為區域研究，恐怕中研院人文所大半研究成員都可歸入台灣研究所，失去設立一個研究所的意義。應將本地的歷史主體化、獨特化，以在全球眾多歷史文化中，獲取獨一無二的研究成果與地位。

以歷史學門及研究為主的研究單位，和以台灣為研究對象而雜匯各學門的研究單位，二者所涉及之理念、目標、發展方向之差異，實值得深思。我們誠懇籲請院方及各位院士，能對本院的制度更張，賦予更審慎的思考空間，並諮詢相關人士，以獲取長治久安的設計。

劉翠溶院士：

台灣史研究所所更名之事，只是在討論中，未曾定案。而所方同仁認為未諮詢相關人士之事，本

人認為是過於嚴重了。

楊國樞副院長：

關於台灣史研究所更名之事，意見眾多，另外包括目前三個歷史所是否可加以整合，其研究範疇可否擴大等問題，仍在初步交換意見階段，均未定案。我將於院士會議結束後，於適當時機與台史所全體同仁針對此事溝通、討論，並說明院方之構想與考慮，以消除同仁們的疑慮。考績問題，政府規定考核係一年一考，因此無法變更。但本院人事委員會對此均採彈性做法，只要同仁報備其研究計畫將進行二、三年，考績是不會有影響的。

歐美所宋燕輝研究員：

一、國外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位階如何定位？其升遷、考績及評鑑是否一致？

二、對於研究中心與研究所平等之事，未來院方有無任何信心建立配套措施，以消除研究人員之疑慮？

黃寬重所長：

本院推動之典藏數位化制度，在各所與計算中心通力合作下，已有豐碩的成果，更受國際學界的肯定。但因網路時代的來臨，本院此方面經費不足，而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及國科會分年推動國家數位典藏之預算，迭遭刪減，對計畫之推展，造成莫大阻礙。希望各位院士能支持國家數位典藏工作，籲請政府重視此一長期的建設工作。

呂芳上所長：

本次院士會議分組座談出席人數九成為院士，除所長外，各所出席人數甚少，建議於下次院士會議時，能安排院士分組至各所與所方人員座談。

李亦園院士：

此建議將於下一次院士會議籌備會時提出討論，但前幾年係採院士分組至各所座談，效果不彰。因限於會議時間，或許不一定到各所，但可考慮分成二組（人文組與社會科學組）舉行，屆時再提出討論。

社會科學中心管中閔主任：

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如何與外界相結合，長久以來受各界質疑。院內的許多研究只侷限於內部，未走出院外，希望院士們能於院士會議中表達院內之研究應與國內、外機構共同合作，強化與各地區間之交流，以走入國際。

李亦園院士：

本次分組座談經過討論後產生幾個議題，將於分組討論議案時提出。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次院士會議九二一地震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卅分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席：李遠哲 王兆振 馮元楨 楊忠道 沈申甫 項武忠 吳耀祖 沈元壤 鄧大量 梅強中
鄭天佐 崔章琪 朱兆凡 李鎮源 張伯毅 張傳炯 方懷時 蔡作雍 楊振忠 廖一久
楊祥發 莊明哲 徐立之 何丙郁 卞趙如蘭 劉翠溶 羅俊雄 黃榮村 葉義雄 瞿海源
列席：陳珍信 梁其姿（楊文山代） 何大安 吳金洌 魏慶榮 章英華 李有成 賴以賢 馮瑞麟
主席：李遠哲院長
紀錄：鄭蓮芳

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羅俊雄主任演講

講題：從工程觀點探討九二一集集地震之震災及後續地震工程研究重點

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葉義雄所長演講

講題：中央研究院九二一集集地震災後重建研究

三、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副召集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瞿海源所長演講
講 題：民間參與災後重建——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的運作

四、討 論

(一) 墨西哥地震發生時，大部分倒塌者為公家之建築物；此次九二一地震，中、小學倒塌情形，是否相同？

李院長：可能很類似；羅主任之演講亦提到政府撥款蓋校舍，完成時間不一，因而結構會有所不同。此外，偷工減料亦是原因之一。

羅主任：整個學校結構系統不正確是造成損壞原因之一，未來將大力推廣正確之結構系統，期使以正確之耐震結構重建。

(二) 墨西哥地震倒塌之公家建築物，恐怕不完全是結構問題，而是貪污問題所引起。

羅主任：品質因素是一項嚴重問題。

(三) 災民之心理重建需費時多久？

黃政務委員：希望災後復健越久越好。依據調查目前災區之民眾求助之症狀數，每日平均至少五個，比一般非災區高，且估計可能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者超過百分之十，

亦有估計約百分之二十左右。此事需有大量人力協助，目前將整合政府各部會編有心理重建經費之單位，予以分工，期使經費發揮效能。並針對災區之災民建立口卡，以瞭解災民之需求。期望災區重建工作在二、三年內會有一適當之處置。

(四) 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有監督之功能，是否可防制黑道介入？

瞿所長：關於募款部分應無問題。而黑道介入重建工程問題，民間組織較無法防制，此應為法務部之職責。

(五) 各地地震觀測站，能否運用科學方法，探測地震發生之前兆，建立預警機制，以爭取時間，減少災害及傷亡。

葉所長：目前在科學上尚無法預測地震。在國內有研究一項地震發生後之預警，即地震發生後以最快速度測知地震之特性，及其對各地的影響情形，以爭取時間，例如：在花蓮發生地震，則搶在其到達台北、台中或其他地方之前，對各地作一適當預警，利用短短的五或十秒施行緊急措施，以減輕災情。

(六) 此次九二一地震是否有進一步瞭解力學和地學，並對建築物應離斷層帶多遠應有所限制，尤其

是公共建築物，如橋樑、鐵路等，應予以注意。

羅主任：目前國、內外耐震設計上，對於公共建築物通過斷層帶之預防，均未有規範。未來國內耐震設計上將朝下述二點方向思考——

- 重要公路若需通過斷層帶，設計時要能使其容易修復，以維持緊急使用。
- 避免人命之損失。

葉所長：此次地震給予我們思考與瞭解之機會，災區中位於斷層上之建築物，幾乎無一倖免，因此應將斷層位置找出後，規範於若干範圍內禁、限建，以防災害。

(七) 目前大家都很關心加稅問題，重建財源約需三千億元，未來四年政府需編列特別經費，而籌措來源包括賣股票、賣國有地及開徵營業特別捐等。在評估的方案中是否採併行籌措或採部分項目籌措？

黃政務委員：李院長於擔任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團長時，因已預知經費龐大，故提到以「加捐」或「加稅」方式籌措財源。未來四年政府將編列重建特別預算，估計四年加上已編列一千三百億元，合計約三千億元，預計九月份提出每年需編列之數。至於以

何種方式籌措財源係財政部及主計處之責。若合併進行可使政府壓力減至最小，則可採行。站在推動災後重建的觀點，希望早日將重建財源籌足。

李院長：當時民間諮詢團曾建議政府要有很好的財務規劃，因為「延緩濟急」，很多重要的事，若無經費推行，最後便成為不重要的事。美國加州於一九八九年發生地震後，州政府立即將增值營業稅提高至百分之二，並施行多年。國內若提高增值營業稅百分之二，預計每年可增加八百億的預算，五年即可籌措四千億，是一種可行方案；此外，政府釋出中油、台電等股票或是出售國有土地，均可籌措部分經費。不論是以何種方式籌款，政府應注重財務規劃。

(八) 新政府對於整個災後重建的財務規劃將於何時提出？

黃政務委員：大約在八月底可提出。

(九) 由學校的認養情形而知，慈濟基金會效率比政府高。大體而言，民營機構的效率高於公營機構，政府是否可將重建工作委由民營機構辦理？

黃政務委員：委辦應是可行，但若一定委由慈濟基金會辦理，恐會產生其他問題。

(十) 某些黑道介入重建工程，眾所周知，但為何不提送檢調單位查辦？關於「政經怪獸」伺機蠢動，是否可加以說明？

瞿所長：有關黑道介入重建工程，因未有充分證據，致無法提送檢調單位。但此事傳聞甚多，故期盼法務部主動調查。

黃政務委員：「政經怪獸」之產生，是地方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共識、共信不足，致造成政經、派系之糾葛，雖傳聞眾多，但迄今無明顯跡象。若有此現象，以目前國內調查、檢查之機制，必能很快發現且予以制止。